



沙漠绿洲

连振摄

“小川藏”

□於建东

闲来无事，上网访问量娘，感兴趣的话题落在川藏线上。

川藏线，顾名思义，应该是四川通达西藏的道路。度娘信息显示更为精准：川藏线是指连通四川成都与西藏拉萨之间汽车通行的第一条公路，同时又被称作川藏公路。据说，它的前身就是有着千年历史的茶马古道。川藏线实际上分为川藏南线和川藏北线，两条线路都从四川成都出发，途经甘孜后分叉，最终抵达拉萨。北线是317国道，南线是自驾和骑行圈内鼎鼎大名的318川藏线(318国道)。

“悠悠茶马道，逶迤318”。如果单纯问及318国道，恐怕没有多少人能知道它的来龙去脉和布局走向，也很难想见其豪迈和神奇，只有落题“川藏线”，才能把更深层度的信息揉聚在一起。对这里，人们通常的情感是向往和畏惧。318川藏线之所以在自驾和骑行圈内鼎鼎大名，除了普遍存在于人们心里的川藏情结，还在于人们内心对于圣洁高远的神往和信仰的追求。

殊不知，距离无锡不远也有一条“川藏线”——我有幸在去年4月实地感受了“皖南小川藏”的别样风情。

我们选择由泾县进入，途经月亮湾景区、爱民乡、汀溪乡、苏红村、桃岭、板桥自然保护区、方塘乡，直到青龙湾生态旅游度假区。因为有宣城友人和竹峰村陈书记做向导，我们在汀溪乡的水墨汀溪和青龙湾生态旅游度假区作了短暂停留，其余的时间，就都交给了这个有着“江南天路”美誉的“皖南小川藏”。

从水墨汀溪到青龙湾水库，两端尽是秀丽的山水。皖浙闽地区，自古以来多山水美景。“不到汀溪非水墨，不识茶香未知茶”，汀溪茶香名噪一时。在水墨汀溪，没有了城市的嘈杂和喧闹，呈现出来的是大自然最淳朴的一面。道路一概的沿山傍溪而建，婉转美妙，有如丝带，有如长蛇，亦有如剑光侠影。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多少的徒步时间，只是借助越野车的威力，最大限度地饱览山光水色，与大自然温柔互动。山野的凉风穿窗而过，带走沉重的心灵负重。那时那刻，突然记起东坡先生有名的词句《定风波·三月七日》：“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此词的经典佳句在最后：“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多么深邃的人生感悟！东坡先生一生阅人无数，风雨坎坷，仍于艰险处留一世英名在人间，实为不易。应该清楚的是，在人生的旅途中，那些原本以为无法逾越的坎坷，随着时间飞逝、物换星移，我们会发现都已轻松跨过，就如东坡先生所言，“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去年“十一”长假去杭州，于西湖边游荡，造访苏堤。苏堤本是东坡先生在杭州为官时为治理西湖的淤积问题和方便湖上交通而主持修建的堤埭，不想数百年以后，竟成为纪念他的经纬之作，也成为千里西湖的标志性景点。遥想当年，东坡被放杭州，心中思虑京都，愁肠百结，何曾想到威名于无声中悄然铸就。

小川藏的“险”是有名的，不过庆幸的是，这里可以险中求胜。毛主席笔下有“五岭逶迤腾细浪”的诗句，而小川藏线则像墨绿的腰带，缠绕于山岭之间，把山岭勾勒得有如俄罗斯套娃，层层叠叠，别具匠心。驱车翻山越岭，有人彷徨，有人尖叫，有人止步，凡此种种，把4月的小川藏弄得热闹非凡，忙乱而有序。小川藏狭窄处仅容两车交错而过，遇技艺一般者，大家相持不下，造成拥堵是常有的事。山岭深处，时不时有小片尚未消散的迷雾，还有些许淡云在游走。仲春的绿各色各样，从嫩到老，或渐次逼近，或错乱无序，或贯通，或断层，山南山北，情形各异。“山道艰险去犹回，何如去车徒步归。一林一木望客人，疑我也是神仙道。”化险在平和处，是人生练达的标志，张之洞推崇“无台无阁，无湘无淮，无和无战”的立身之道，至一代名相，每每身处国家和个人危难险境，善于佳绝处看险境、品险境、析险境，心境自然开阔无比，社稷纲纪、民生国防，于谈笑间指挥若定。历代名家大儒，出将入相之人，免不了要游历山川胜迹，疏阔胸怀，俯仰之间，自然是不一样的情怀和论断。

苏轼祖籍眉州眉山，一生颠沛，却对江南情有独钟，曾多次途经无锡，寄居宜兴且留下多篇咏怀之作，其《惠山谒钱道人烹小龙团登绝顶望太湖》一诗，堪称咏无锡的经典。“踏遍江南南岸山，逢山未免更留连。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既写遍游江南的偏爱，更将惠山泉与小龙团茶相衬，天上月色与人间清泉相融，意境高远，韵味悠长。“石路萦回九龙脊，水光翻动五湖天”，将太湖的浩渺与惠山的高峻尽收眼底，字里行间满是对无锡山水的沉醉。这份旷达之行，亦让无锡的山水多了一份豪迈之气。

唐宋文人的笔墨，为无锡造就了一幅立体的诗意图卷。千百年后，再读这些唐宋诗词，仿佛仍能看见文人墨客踏访无锡的身影，听见惠泉边的煮茶声、太湖上的舟歌声、田垄间的劳作声、巷陌里的笑语声，亦能听见黄埠墩上天天祥的慷慨激昂，还有村野间百姓的丰年笑语。这些诗句，早已融入无锡的骨血，成为这片土地最动人的文化印记。在梁溪烟水间，在惠山松涛里，在旷野陌陌、市井街巷中，在黄埠墩的碑刻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让每一个读懂这些诗的人，都能触摸到无锡的文化根脉，读懂无锡的风土人情，感受这方水土的千年气韵。

渔人撒网捕鱼，舟子放歌而行，文人雅士则乘舟泛湖，浅酌低吟，乐声悠扬，这份悠然，正是无锡山水最动人的底色，亦是无锡人乐山乐水、不疾不徐的生活心境。陆龟蒙祖籍苏州吴县，与皮日休并称“皮陆”，常住于太湖流域，多次到访无锡。其《和裴美春夕酒醒》中“觉后不知明月上，满身花影倩人扶”，虽未直书无锡，却尽显江南春夜的朦胧之美，恰与无锡的夜色相合：古街巷的灯笼映红运河水面，金山石砌就的石阶落满花影，晚风拂面，暗香浮动，巷口的茶摊尚未收盏，河畔的人家仍有灯火，满是无锡城独有的温柔缱绻。

苏轼祖籍眉州眉山，一生颠沛，却对江南情有独钟，曾多次途经无锡，寄居宜兴且留下多篇咏怀之作，其《惠山谒钱道人烹小龙团登绝顶望太湖》一诗，堪称咏无锡的经典。“踏遍江南南岸山，逢山未免更留连。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既写遍游江南的偏爱，更将惠山泉与小龙团茶相衬，天上月色与人间清泉相融，意境高远，韵味悠长。“石路萦回九龙脊，水光翻动五湖天”，将太湖的浩渺与惠山的高峻尽收眼底，字里行间满是对无锡山水的沉醉。这份旷达之行，亦让无锡的山水多了一份豪迈之气。

唐宋文人的笔墨，为无锡造就了一幅立体的诗意图卷。千百年后，再读这些唐宋诗词，仿佛仍能看见文人墨客踏访无锡的身影，听见惠泉边的煮茶声、太湖上的舟歌声、田垄间的劳作声、巷陌里的笑语声，亦能听见黄埠墩上天天祥的慷慨激昂，还有村野间百姓的丰年笑语。这些诗句，早已融入无锡的骨血，成为这片土地最动人的文化印记。在梁溪烟水间，在惠山松涛里，在旷野陌陌、市井街巷中，在黄埠墩的碑刻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让每一个读懂这些诗的人，都能触摸到无锡的文化根脉，读懂无锡的风土人情，感受这方水土的千年气韵。

生活秀

唐诗宋词里的无锡

□叶建兴

送往长安，这殷劳民伤财，堪比当年唐玄宗为博杨贵妃欢心，千里快马递荔枝的奢靡。皮日休以“莫笑”二字反讽，既叹权贵一己之欲，更怜百姓驿路之苦，而诗中藏着的，恰是文人骨子里的刚直清醒。他更在《茶中杂咏·煮茶》一诗中描摹惠泉煮茶之趣：“香泉一合乳，煎作连珠沸。时看蟹目溅，乍见鱼鳞起。”清泉入釜，沸如连珠，“蟹目”初绽，“鱼鳞”轻漾，将无锡人爱茶懂茶的雅趣，写得细腻鲜活，尽显江南市井的温润情致。

尤袤，字延之，无锡人，南宋著名诗人，与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并称南宋四大家。他生于梁溪之畔，长于太湖之滨，对家乡风物人情了然于心，其诗词中满是对无锡的缱绻深情，字字皆是乡音，句句尽是乡愁。他的《瑞鹤鸽·落梅》开篇便落笔梁溪：“梁溪西畔小桥东，落日纷纷水映空。”梁溪是无锡的母亲河，西畔小桥流水，东头人家错落，月色洒落水面，落梅飘入清波，水映长空，澄澈空灵，寥寥数字便勾勒出无锡水乡的静谧夜色。彼时无锡城内，梁溪河畔人家枕水而居，晨起汲水洗纱，暮时点灯纳凉，小桥旁有茶摊飘香，巷陌间有笑语相闻，这般景致正是无锡最寻常的风土人情。词中“五夜客愁花片里，一年春事角声中”，将客居愁绪与乡春喜事相融，角声起时，春耕始忙，梁溪两岸的农人已踏霜下田，太湖之滨的渔舟亦扬帆出港，这份藏在诗中的春忙图景，恰是无锡人勤劳笃实的写照。尤袤晚年归隐家乡，常漫步于惠山太湖之间，写下诸多咏怀之作，其诗中既有闲情逸致，亦有对家乡民生的关切，他笔下的无锡，不只是山水胜境，更是烟火人间，有小桥流水的温婉，有耕读传家的笃实，更有邻里相和的温情，尽显无锡人温润谦和、守拙向善的风土之美。

同是无锡人的南宋抗金名臣李纲，其笔下的无锡风物，无不是鲜活的生活图景，桑麻遍野稻菽飘香，渔歌互答邻里相和，既见鱼米

之乡的富庶，更显无锡人安土重迁、乐天知命的生活情态，字里行间皆是活色生香的市井烟火与乡野意趣。如《田家四首·其二》：“场圃事方毕，稻粱成已熟。儿童自逐逐，鸡犬亦欣欣。啼鸟霜林暮，卧牛烟草昏。田夫乐岁稔，斗酒共醺醺。”

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一生忠肝义胆，三次行经无锡，德祐二年被元军押解北上时，夜泊运河黄埠墩，目睹无锡父老持香跪送，抚今追昔，写下《过无锡》千古绝唱，为无锡的诗卷添上了气贯长虹的民族气节。黄埠墩地处古芙蓉湖中心，四面环水，旧名小金山，是无锡运河上的千年胜迹，春申君曾在此疏治水利，康熙乾隆南巡亦曾驻留，而文天祥的登临，更让这小墩染上了忠义热血。他立于墩上，见金山烟雨朦胧，河水碧波茫茫，两岸草木虽逢春，故国山河却飘摇，于是提笔写下：“金山冉冉波涛雨，锡水泠泠草木春。二十年前曾去路，三千里外作行人。英雄未死心先碎，父老相逢鼻欲辛。夜读程婴存赵事，一回惆怅一沾巾。”诗中“锡水”便是无锡运河之水，碧波漾漾间，藏着他壮志未酬的悲怆；而“父老相逢鼻欲辛”更是道尽无锡百姓与英雄的惺惺相惜。当时元军防卫森严，无锡父老却不顾安危，沿运河两岸排成长队，持香泣送，哭声震岸，这份赤诚与仗义，正是无锡人重情重义、崇尚气节的风土本色。文天祥夜读程婴存赵典故，以先贤自勉，虽身陷囹圄，仍存复宋之志，这份宁死不屈的风骨，与无锡百姓的忠义情怀相融，成为无锡文化底色里最刚劲的一笔。至今黄埠墩上《过无锡》碑刻仍在，墨痕间尽是千秋正气。

白居易祖籍太原，多次到访江南，饱览湖光山色，留下《泛太湖书事寄微之》：“烟渚云帆处处通，飘然舟似入虚空。玉杯浅酌巡初匝，金管徐吹曲未终”，将太湖的浩渺与泛舟的闲适描写得淋漓尽致。彼时无锡太湖之滨，渔舟点点，商船往来，黄埠墩旁帆影摇曳，

风物志

无锡古称梁溪、金匱，襟太湖而带运河，倚惠山而临锡水，自古便是吴越文化浸润的鱼米之乡。这片土地既有烟波浩渺的湖光胜景，又有市井烟火的温润底色，引得唐宋文人墨客纷至沓来，或踏访寻幽，或寄情抒怀，以笔为椽，蘸取梁溪烟水、惠山灵秀，将无锡的山水风物、人文气韵凝于诗行，流传千年。诗词中既有山水之雅、民生之暖，更藏着无锡人辛劳朴直、温婉谦和的秉性，亦存民族气节的铮铮风骨，让一方水土的文化底色与风物人情，皆在墨香中徐徐铺展。

祖籍安徽亳州的李绅，幼年迁居无锡，水乡耕读岁月深植于心，终成千古传诵《悯农》二首。“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道尽太湖沃野农耕之辛，“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藏尽对乡梓百姓的体恤，既是鱼米之乡最真实的民生注脚，更折射出无锡人务实勤俭、笃行向善的秉性。

晚唐诗人、文学家皮日休性喜山水，慕惠山泉之名专程造访无锡，寓居惠山寺多日，留下多篇咏颂惠泉的佳作，既有清雅之韵，更含讽世之思。惠山泉为天下第二泉，自唐陆羽品题后声名远播，泉水自惠山白石坞岩石罅隙中汩汩而出，清冽甘醇，映着青黛山色，淌着江南灵韵。彼时文人雅士多爱携茶赴泉畔，汲水烹茶，谈诗论道，成就了无锡最具雅韵的人文景致。皮日休踏至泉畔，观泉流澄澈，品茗香悠然，写下《惠山听松庵》：“千叶莲花旧有香，半山金刹照方塘。殿前日暮高风起，松子声声打石床。”既绘出听松庵周遭千叶莲开金刹映塘的清幽，又衬出惠泉之畔松风入耳禅意漫溢的静谧，将山水之雅与闲情之趣相融。而其《题惠山泉》(其一)，更以辛辣笔触，道尽权贵奢靡，成为千古讽喻名篇：“丞相相思煮泉时，那催催发只忧迟。吴关去国三千里，莫笑杨妃爱荔枝。”诗中丞相指唐武宗时宰相李德裕，其嗜饮惠山泉煮茶，竟滥用职权，令地方官通过官驿将二泉水从无锡

梅园赏梅

□李岳秋

春寒料峭，暗香浮动，正是赏梅好时节。立春伊始，我就丢下诸事赶往梅园探梅去了。我喜欢梅花。一年不到香雪海，梅花忆我我忆梅，我想念梅园啊。现在花情怎样了？何时会进入观赏期？古人视赏梅为极雅之事，并认为赏梅贵在“探”字，即探准梅花将开未开时，那含苞欲放才是最佳姿态，所以我得早点赶到梅园探个究竟。

一进梅园，见满山梅花缀满花蕾，一串串红红的小球犹如红宝石，映得满树红彤彤的一身喜气；白里透绿的蓓蕾像一挂挂白玉珠子清雅素净。“疏枝横玉瘦，小萼点珠光”，宋代诗人陈亮诗句写绝了。

五六天后，我再到梅园。梅树得天地精华滋润，苞蕾日夜见长。只见那一串串蓓蕾鼓鼓胀胀的，精神抖擞的气势像是要冲破束缚奔放而出了，有迫不及待者已经冲寒怒放，真是“桃未芳菲杏未红，冲寒先已笑东风”啊。

临近“雨水”，我又到梅园。满山的梅花争先恐后竞相开放，香雪成海，已是“春色满园关不住”了。各品种的梅花风姿绰约，各领

风骚：宫粉梅著花繁茂，花枝招展；玉蝶梅白里透红，素净雅洁；朱砂梅紫红浓艳，胭脂欲滴；绿萼梅淡雅高洁，萼如翡翠；龙游梅枝干曲折有致，矫若游龙……几十个品种斗妍竞艳，让人目不暇接。

赏梅的最佳时机到了。赏梅人一早就结伴而来，成群结队地涌入梅园。有扶老携幼举家而来的，有邻里乡亲结伴而至的。有的是少男少女三五成群，有的是老夫老妻携手同行，也有许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香雪海里人流涌动，欢声笑语。疏影横斜间，人们兴致勃勃地品鉴各种梅花风韵，挑选喜欢的花儿拍照留影。好不欢欣！好不热闹！这时的梅园，热烈奔放，欢乐祥和，一派盛世气象！

梅园赏梅，可于山下仰视，也可居高俯瞰。大门之侧，锡明亭畔，有一汪碧潭。隔水而望，满山坡红霞白云交织，恰似一幅巨大的五彩云锦悬挂于天地之间，万紫千红，绚丽多彩，此乃梅园赏梅之经典场景。登上念劬塔俯视，见各片区之花海纵横交错，高低起伏，气象万千。抬望眼，太湖水天一色，诸峰缥

缈，空灵久远。漫天锦绣连云开，此乃梅园香雪海之大观也。

如若款款漫步于梅林之中，便可细品梅韵。有的浓颜盛妆，娇艳可人；有的清淡素洁，却仪态端庄，高贵典雅；有的在逆光下薄如蝉翼，晶莹剔透；有的偏于一隅，幽然淡定却又高洁脱俗……若是细雨飘洒，园内游客稀少，漫步幽径，烟雨朦胧中独立树前，气定神凝，悠然细品那疏影横斜间的梅韵，又是何等的清雅！

当你徜徉于梅林之中，不经意间，会感觉到一缕淡淡的清香钻入鼻腔，沁入肺腑，甜丝丝的，受用极了。于是你用力地深呼吸，却不得其味，似有似无，难以捕捉，然其又于不知不觉间沁入心脾，令人神清气爽，这就是暗香浮动了。

我之赏梅，不仅赏花，也赏树。梅的躯干枝杈，各具神韵。有的斜枝旁出，清拔隽永；有的梅枝呈弧形舒缓伸展，花朵花蕾相间有致，优雅俊逸；有的下倾伸展，忽地又昂然而起，倔强坚韧。青壮年的梅树固然气势如虹，一身沧桑的老梅躯干糙裂却铁骨铮嵘，不屈

的精神令人敬佩！十年前在古梅奇石圃里看到一株老梅(现已不存)，黑褐色的躯干饱经风霜，枝杈盘曲，粉墙衬下红梅绽放。一根枝杈向下倾斜，于末端处又生出一枝笔直向上，刚正不阿的风骨令人动容。看到这些苍冷奇崛的曲干虬枝，我脑海中就会浮现古代那些孤傲刚正的名士诤臣形象，那是一首首豪放派宋词！

雪后赏梅，更能欣赏到梅的精神品格。2018年，江南下了一场大雪。我赶到梅园，地上盖雪被，树上披雪衣。冰天雪地中，一朵朵梅花头戴雪帽，于呼呼朔风中凌寒挺立，芳华灼灼而又孤傲高洁。心头浮起那些著名诗句：“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先天下春”(明·杨维桢)、“雪虐风饕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宋·陆游)。是呀，俗话说，梅花香自苦寒来。不畏严寒，于苦寒之中奋力成长，于冰雪之中傲然绽放，这是一种极其宝贵的抗争自立和奋勇前行的精神。而她那“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的精神，更是何等的高尚、何等的珍贵啊！